

世相放谈

姚坦虽直言

李伟明

勇于直言的人历来不少,只是,有些人运气好,直言助他解决了一批问题,成就了一番事业;有的人则运气欠佳,直言不仅无益于事,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

北宋官员姚坦也是个喜欢直言的角色。《续资治通鉴》第十七卷载,考功郎中姚坦任益王府翊善(王府佐官),喜好直言进谏。益王曾在王府建造假山,花了不少钱。建成后,益王专门宴请客人观赏,大家都赞不绝口,姚坦却说:“哪有什么假山?我只看到一座血山。这些钱都是百姓的血汗钱,不是血山是什么?”喜乐的气氛立马被他全破坏光了。

姚坦的表现当然不是偶发性的。书中说,益王每有过失,姚坦没有不尽责规劝匡正的,因此宫中从益王以下都不喜欢他。益王的身边工作人员因此教唆益王称病不去上朝。益王的老爹宋太宗很担心宝贝儿子的身体,一个月后召见益王的妈妈入宫询问病情。妈妈说:“益王本来身体好好的,都是因为姚坦成天约束他,使他不自在,所以闹出病来了。”宋太宗闻言大怒:“我挑选方正之士辅佐益王,是希望他学好行善。如今他不仅不听规劝,还闹出装病的事,太不像话了!益王年轻不懂事,这事定然是你们这些身边人出的主意!”于是命人把妈妈打了一顿,以示惩戒。随后,宋太宗安慰姚坦:“爱卿身处王宫,被一群小人妒恨,好不容易!你也不用怕那些谗言,反正我不会相信他们的话。”

益王即宋太宗第五子赵元杰。此事发生在北宋淳化五年(994年),益王时年22岁。

姚坦虽直言,但他的服务对象益王不接受,而王府的同事们也讨厌他,甚至还设计坑害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这些直言,能起到多少作用?可以说,不仅没解决问题,还差点反噬自己了。好在当时的最高领导宋太宗不算昏庸,识破了真相,毅然为他撑腰,否则,要是益王的老爹也和他一个德性的话,这老兄恐怕麻烦得很,哪天丢了饭碗都不知道。

《续资治通鉴》对于这件事,说到这里就算完事。而根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载,益王死后,已经担任其他职务的姚坦有一次被诏上殿。论及旧人往事,他说到自己在王府工作时如何斗胆敢言,尽忠正直。而等他退下之后,当时的皇帝、益王之兄宋真宗却对大臣们说:“姚坦在益王府时,不是通过正面讲道理来认真教诲,益王稍有过失,他就张牙舞爪。这样做,无非是为自己博取名声吧!”可见,他的直言,未必被真正认可。宋太宗的领导水平高些,还能够安慰他几句,宋真宗就没这个耐心了。

做到直言,确实不易。一方面,胸怀开阔的上司没那么容易遇见。若是碰上一个心胸狭窄的,大概率还得给你穿小鞋。这样的事例,古往今来都不鲜见。职场“厚黑学”不是教育人们,最大的“法”是领导的“看法”吗?一旦得罪了有较大话语权而无良好品行的人,可能有你好看的。所以,人在职场,选择直言,无疑是有风险的。这也是很多人遇事宁愿三缄其口的原因,毕竟,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

另一方面,直言还要看看面对的是些什么样的同事。如果都是益王府那样的人,即使正主儿没意见,也会被他们坑死。煽风点火的,歪曲事实的,落井下石的,幸灾乐祸的,只要有这些人存在,直言者的日子就好不到哪里去。一些旁观者,也以己度人,认为直言者是在“作秀”,是别有企图,不仅不支持,还毫不犹豫地为人帮腔。他们对真正的邪恶行为不敢吭声,但对那些敢于发声者却从不客气。这些人,共同营造了不利于“直言”生存的空间。他们迫使更多的人选择沉默。看看姚坦的经历,就知道事实往往就是这个样子。

无须讳言,历史上,因为直言而惹祸上身的事例并不少。有些人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且终究未能改变什么。这种行为是否值得?如果确实无济于事,我们宁愿认为此举有所不值。所以,直言真得看环境,否则就是无谓的牺牲。当环境恶劣时,旁观者或后人大可不必对局中的某一个人指手画脚,提过高的要求。这种处境,他能坚持斗争固然是好行为,他若不敢斗争,也没必要让他一个人背起时代的大锅。要知道,比他坏的主动作恶者尚未被批呢,似乎还轮不到明哲保身者受谴责。我们作为后世的阅读者,如果把话说得太轻巧,也许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漫山脐橙富乡邻

——大余县一个普通农家的三十余载种橙兴业路

门特约记者叶功 通讯员叶相发 朱春伟 文/周



叶逢贵手持果剪,从脐橙树上采下“黄金果”。

时下,赣南脐橙迎来丰收季。在大余县吉村镇,63岁的果农叶逢贵和家人穿梭于自家的脐橙林中,忙着采摘、搬运金黄的果实。望着漫山遍野的“金果果”,叶逢贵满脸喜悦地拍了拍身边的果树,眼中满是欣慰:“这可是2003年种下的纽荷尔,是咱家的‘老功臣’了!”

一橙一园一山村,甜香飘逸醉赣南。这片如今硕果累累的土地,记录着叶逢贵一家三十余载的种橙历程,也成为赣州市“兴果富民”战略在寻常农户家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写照。

1982年,新婚燕尔的叶逢贵与张雪梅,面对的是20世纪70年代修建的土坯房和2000多元的外债。“那时村里的壮劳力砍树,一天工钱才10元,月薪不过300元。这笔债,得还个一年半载。”回忆往昔,叶逢贵感慨万千。他种过茶树、育过蔬菜、栽过温柑,起早贪黑忙碌,收入仅够糊口。1990年盖砖瓦房,家里又添新债。

转机出现在1993年。一天,叶逢贵在《中国柑橘》刊物上看到脐橙介绍,“果大、色艳、风味浓郁”的描述让他眼前一亮:“当时温柑才卖四毛钱一斤,脐橙能卖到一块多一斤。咱吉村的山地能种温柑,咋就不能种脐橙?”

揣着攒下的140元钱,叶逢贵骑上自行车,在砂石路上颠簸数小时,从池江良种场买回100棵72-1品种脐橙苗,开荒建园的日子就此开启。那段时间,夫妻俩天天刚亮就上山,锄头挖得卷刃,手掌磨出血泡。缺肥料,就推着木板车四处捡牛粪,夏日蚊蝇围转,冬日手僵如铁。为防牛羊啃树,冬夜星光见证着坚守。

1998年12月,第一批脐橙终于成熟,黄澄澄的果子压弯了枝头。夫妻俩联系上赣南果业股份有限公司,近2500公斤脐橙被全数收购。“一块九毛五一斤,整整卖了9750元!”时隔二十多年,叶逢贵说起当时的情景仍难掩激动:“拿钱时手都在抖,当天就买了十几猪肉庆祝!”

“锅里的红烧肉,馋得两个儿子直咽口水。一口下去连喊香,我和老伴儿的眼泪跟着就下来了。”这笔钱,不仅还清了所有外债,更让叶逢贵看到了致富的希望。

创业从不会一帆风顺。1999年12月21日清晨,寒风卷着霜花,叶逢贵刚进果园就僵在原地——为等果实糖分更足,他特意推迟采摘,却遭遇突如其来的霜冻。“眼睁睁看着果子冻坏,心里像刀割一样,无奈只能‘弃叶保树’。”痛定思痛,叶逢贵明白,种橙既要敢闯敢试,更要懂技术、会避险。

孝老爱亲 以爱筑家

——记赣州市文明家庭张小红家庭

□记者罗敏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和万事兴才是最大的幸福。”这是荣获第三届赣州市文明家庭荣誉的张小红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朴实无华的话语,真切地表达出她对家庭生活的态度。多年来,张小红家以“文明”为家训,秉承“待人以真,与人为善”的处事理念,夫妻二人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热心公益,用平凡点滴诠释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深刻内涵,成为当地文明家庭建设的榜样。

张小红在国家税务总局昌县税务局工作,有一个幸福的七口之家。在生活中,她同丈

产业升级 从温饱有余到家业兴旺

历经挫折,叶逢贵更加谨慎。2003年,政府大力推进脐橙产业规模化发展。叶逢贵看准时机,当即决定扩大种植规模。他专程赴寻乌、安远等地考察取经,借力种苗补贴政策,以每株0.4元的优惠价,购回1800株纽荷尔脐橙苗,将果园面积扩展至34亩。

考察归来,带着学到的新知识,叶逢贵潜心钻研种植技术。他率先推广“控梢技术”,有效防治木虱传播黄龙病;依据果树生长规律,精准调配水肥;总结寒潮防御经验,每年11月提前为果园铺设黑色防布,从源头化解冻害风险。

技术赋能下,果园产量连年攀升。2006年首次挂果,2.5万多公斤脐橙创收6.5万元;2007年产量达5万多公斤,收入15.18万元;

2008年突破10万公斤,收入超30万元……2018年,叶逢贵与信丰农夫山泉果业有限公司达成合作,脐橙统一收购,彻底解决了销售难题。“2019年卖了60多万斤脐橙,收入168万元!”他话语间满是自豪。

一颗颗赣南脐橙,彻底改写了叶家的生活轨迹。“20世纪80年代,我们夫妻俩挤在土坯房里,墙面斑驳、漏风漏雨,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1990年,靠着种温柑勉强攒钱,盖起120平方米的瓦房,这在当时已是村里少有的‘体面’。”叶逢贵回忆。种上赣南脐橙后,叶家收入逐年递增。2009年,大儿子叶际敏结婚,叶逢贵随即动工建房,花80万元建起两栋3层小洋楼。米黄色外墙搭配欧式立柱,中式门楼彰显传统韵味,室内空调、热水器、

整体橱柜等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以前盖瓦房是为避风挡雨,现在盖小楼是享受生活!”叶逢贵笑着说。

带动乡邻 从一人富到大家富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这份甜蜜事业的传承,既靠叶逢贵父子三人的同心协力,更离不开他带动乡邻共同致富的责任担当。

2010年,学外贸的大儿子叶际敏从上海返乡。看到父亲叶逢贵为农资涨价犯愁,他干脆开了家农资店,统一采购肥料农药,比散户购买便宜10%,周边果农纷纷前来进货。“既能帮家里,又能惠及乡邻,值!”叶际敏说。

2014年,小儿子叶际元婚后也回到果园,一回来就搞起“智慧农业”。他花5万元买了第一台植保无人机:“以前雇人背药箱,一天工钱200元只能管10亩,无人机一小时就能喷30亩,还能省30%药水。”如今他拥有3台无人机,不仅服务自家果园,还为周边村民提供服务。滴灌系统的铺设,更让水肥直接输送到树底,既省工又提质。

作为吉村镇最早的脐橙种植户,叶逢贵曾担任吉村镇脐橙产业协会负责人,协会100多名成员都是他的“徒弟”。从橙苗选择到果实采摘,他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经验。2002年就跟着叶逢贵学种脐橙的汤金平,如今种植了60多亩脐橙,去年产值达30多万元;打工返乡的林森从70棵苗起步,现在不仅有2000多株脐橙,还在广东开辟了新果园。

在叶逢贵的带动下,吉村镇400多户农户投身脐橙产业,种植面积达7827.75亩,成为大余县第二大脐橙种植区。

从一棵脐橙苗到漫山橙海,从一户农家富到全村百姓甜,叶逢贵一家的致富路,正是

大余县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发展的生动缩影。新一代种橙人接续奋斗,用技术创新为传统产业注入新活力,让“兴果富民”的甜蜜事业在红土地上持续绽放芬芳,为乡村振兴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叶逢贵的大儿子叶际敏(右)和小儿子叶际元(左)正在核对农资进货单。